

要做，就做到最好—專訪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校長【上】

採訪·撰文 張國儀

長期任教於臺大土木系，現借調為雲林科技大學校長的楊永斌教授，在結構專業領域上所受到的肯定與貢獻，相信土木人眾所周知，這一次，杜風要帶領各位來閱讀楊校長較不為人知的成長、求學歷程，以及他在協助推動臺灣工程教育認證上，所做出的努力。

楊永斌

級別：B61, R67

學歷：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博士

曾任：
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
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主任
臺灣大學工學院院長
結構工程學會理事長
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秘書長兼執行長



現職：
雲林科技大學校長
中華工程認證學會理事長
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理事長

金門子弟

談起過往回憶，楊永斌的眼神變得遼遠，目光中除了懷念，也帶有些許感傷。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在金門出生長大的，那時候金門還在打仗，我們的生活過得非常清苦、貧困。」在楊永斌出生的年代，金門依然是臺灣政府抵抗共產黨的最前線，除了為人所知的各場戰役之外，每到奇數日，共產黨都會發射含有宣傳單的砲彈過來，而雙數日，臺灣的國民政府軍則會發動反擊，就這樣，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，金門都處於這般特殊的狀態之中。「那個時候金門的老百姓是沒有收音機的，因為無線電只能做為軍事之用，而我家沒有冰箱、沒有自來水，連電燈也是到我初中時才有。」楊永斌說，他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其實比他實際的生日要晚了兩個多月，「這是因為當時金門沒有診所，小孩都是在家裡生的，父母親往往都會在確認小孩真的可以活下來之後，才會到村公所去登記。」在如今這個科技發達、經濟富裕的社會中，一般人很難想像那樣的心情。

童年點滴

楊永斌的父親是農人，識字不多，全部所有僅是幾塊貧瘠的土地，可以耕種的作物則主要是甘薯、花生、玉米和高粱，無論多麼辛苦地工作，都難能求得一家溫飽，也因此，楊永斌的八位兄姊並非每人都能擁有上學的機會。生活如此清貧，即便身為老么的楊永斌擁有上學的特別權利，他仍然得幫助家裡的農事。「我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時，家裡有頭驃子，牠是我的責任範圍，我每天都要餵牠吃草。」楊永斌說，「所以每天放學之後，我就要拿著一個布袋一把鐮刀，上山去割草來給驃子吃。」這頭驃子並非現代社會中的寵物，當然更沒有現成的飼料可以來餵養，對一個才小學的孩子來說，上山去割滿一袋青草，其實是非常艱苦的任務，「大人一下子就弄好了，但是我年紀這麼小，往往要弄到太陽下山，天都黑了才能完成工作回家。」楊永斌說，過程中如果肚子餓了，就把口袋裡的帶殼花生拿出來充飢，「家裡一年到頭可以吃的東西就是帶殼花生，吃完就沒有東西可以吃了。」

而到了國中，楊永斌的責任區則是家裡的一塊菜田，每天下課後，他都要幫這塊菜田澆水。「金門很少下雨，所以我們都要打井水，然後再挑去澆菜。我經常為了要把那塊田給澆完，把井水都打光了，但因為井是和鄰居共用的，所以鄰居就會到家裡去跟我爸爸媽媽抱怨，說你們家小孩把井裡的水都用光，讓我們都沒水用了。」雖然不時會落入這種做苦工還被抱怨的狀況中，但也因為打井水澆菜田的苦工，讓楊永斌培養出強健的體魄，「雖然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大，但是要把那塊田地整個澆完，大概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。」此外，楊永斌也驕傲地說：「用轆轤打水變成我的專長。」

慈母一句：「念不到第一名，那就不要念了」

國小國中時期，每天放學後都還要幫忙家裡的農事，常常回到家時都已經月上西樓，回家吃完飯後，楊永斌就靠在昏暗的油燈旁做功課，「也只是做課本上的習題而已，做完就睡覺去了。」即便如此，當年的楊永斌卻總是班上的第一名。對於這一點，楊永斌深深感念母親的一席話。「因為我們家實在太窮了，上學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，所以我母親就跟我說了一句：『如果你沒有念到第一名的話，那就不要念了！』」這句話對楊永斌的一生起了決定性的影響，雖然身為么兒的他相對比較受到寵愛，但是在他心裡，他深深明白自己不能浪費這樣一個機會，「我哥哥姊姊就沒有機會可以念書。」楊永斌清楚知道，念書是他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。也因為母親這一句話，養成了楊永斌凡事認真對待的態度，「因為很想念書，也因為母親的那一句話，不

不知不覺地就養成了認真的個性，每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徹底才行。」楊永斌如是說。

因為受到母親的影響太深太強了，楊永斌說，他對天下的母親有一句話：「一個女人不一定能夠改變丈夫的命運，但她一定可以塑造孩子的未來。」他說，雖然身為母親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但她們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卻經常可以影響孩子的未來。「這句話可以提供給現代的女性參考。」楊永斌說，現下的社會是富人社會，教育非常困難，因此他非常慶幸自己來自一個貧窮的社會，正如俄羅斯的文豪高爾基所說：「貧窮才是最好的大學。」楊永斌認為，這句話確確實實地應證在他的人生經歷上。「我現在教育別人的小孩，最頭痛的就是他們所處的富裕環境，讓我們很難進行教育，因為一來父母太過保護他們，二來父母也不要要求他們。」楊永斌說，在富裕的年代中，大部分孩子都沒有感覺到環境的險惡、困苦以及未來的不可預測，說穿了就是缺少危機感，「他們不覺得明天可能沒辦法繼續存在、明天可能沒有飯吃，但是我有，我從小到大的成長歷程中就時時充滿了這樣的危機感。」

數學天份嶄露頭角

民國五十八年，楊永斌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了金門高中。自小到大幾乎沒考過第二名的楊永斌，進入高中依然維持著一貫的好成績，尤其是他的數學能力之強，無論大大小小的考試，都鮮少低於九十五分。然而，當年金門仍屬戰地，師資相當缺乏，大部分的老師都是軍隊中的預備軍官調來支援，這時，另外一位影響楊永斌一生的人物也出現了，那就是在金門高中擔任數學老師的李存鑫先生。「李老師是預官，跟我們的年紀很接近，所以我們和他之間亦師亦友，常常在一塊兒打球、聊天、談未來、說前途。」不過這位和學生打成一片的年輕老師卻發現，無論他怎麼變化出題的方式，楊永斌依然可以考出九十五分以上的成績，令他大感驚異。於是有一天，李存鑫老師把楊永斌叫到一邊，跟他說：「楊永斌，你不要再混了。」楊永斌一頭霧水地在心裡想：「我沒混啊，我很認真，而且表現得很好呀！」李老師繼續說：「你再這樣混下去，一點前途都沒有，你要到臺灣去。」原來李老師的意思是，待在金門不會有好的發展，以楊永斌的資質，應該要到臺灣去求學才是正途。

這一番話讓楊永斌大為震驚。當時他家中的經濟支柱是大哥，全家人都靠大哥養活，所以凡事都由大哥作主。一聽到老師要楊永斌到臺灣去唸書，即使家裡的狀況如此艱困，楊永斌的大哥還是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：「老師叫你去，你就去吧。」當時的楊永斌，對臺灣根本毫

無概念，於是便託人打聽，說是既然要到臺灣去，那就去台北，既然要去台北，那就去唸最好的建國中學。「我那時候哪裡知道建國中學是什麼地方！」就這樣，楊永斌參加了建中的插班考試。「當時建中一年只收五個插班生，我是第四名進去的，大概也是因為數學考得很好的關係。」楊永斌說。

離家來到臺灣

從金門到臺灣，楊永斌搭的是登陸艇。講起這段回憶，他不禁皺起眉頭：「搭登陸艇是非常辛苦的事，整趟航程搖晃激烈，任誰都吐得一乾二淨。」而在之後的數年間，楊永斌來來回回大概搭了超過二十趟的登陸艇渡過黑水溝，風大浪高，整艘船的命運就交給洶湧的海水來決定，這樣的經歷讓他一輩子難忘。「那種情況就很像越南難民在逃難一樣，整個甲板上都是吐得亂七八糟，不管哪一回都一樣，髒七八污，味道比廁所還糟糕。」而好不容易抵達臺灣後，楊永斌就和同鄉一起搭最便宜的火車來到台北，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到火車，感到興奮極了。

然而，等在他面前的，卻是跌入深淵的猝不及防。在金門一向名列前茅的楊永斌，完全不知到建中是個什麼樣的所在，在建中的第一個學期，根據他的說法是：「我發現我美好的舊日子結束了。」課業完全無法跟上的楊永斌，高二時的成績真正是滿江紅，科科都不及格，從狀元落到如此境地，內心所受到的衝擊之大，可想而知。但當時的楊永斌心想：「我怎麼可以無顏見江東父老？！」同時他也知道要靠自己才能拯救自己，家裡的經濟狀況絕對無法再給他任何支援。在金門從不知補習是怎麼一回事的楊永斌，到了建中才發現，下了課同學都補習去了，只剩他一個人孤伶伶的，然而，就算知道了補習很重要，他也無可奈何，因為實在拿不出補習的錢來，於是，楊永斌決定縮衣節食，拿吃飯的錢到書局去買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英文的練習題來做，而楊永斌的高中同學到今天還記得，當時每餐都看楊永斌只吃白飯，「同學還記得我一餐吃五碗白飯配湯，我自己都不記得了。」楊永斌說，「連一顆荷包蛋我也吃不起，高中兩年就是這樣過的。」然而，辛苦的付出是有代價的，就因為楊永斌下定決心要力挽狂瀾，更因為他知道不能輕易放棄，於是，持續自修做練習題，讓他的成績一天天有了起色。到了高三下學期畢業的前夕，楊永斌的模擬考成績已經進入全班前三名之譜了。

進入臺大土木系

也因為到了高三時的成績急起直追，楊永斌進入了臺大土木系。然而，在他大二時，身為家裡經濟支柱的大哥卻因為腦癌過世了。從

此，楊永斌開始兼職做家教，不但能夠賺取足夠的生活費，並且還能每個月寄兩千元回家貼補家用，此後，一直到他的父母過世，每個月都定時寄錢回家這一件事從未稍停，談到此，楊永斌微笑地說，他的父母親都相當長壽，父親九十二歲辭世，母親九十五歲辭世，兩人的身體都非常健康，「因為貧窮，所以吃得很簡單，反而長壽。」他說。

考上了臺大土木系，楊永斌說，「從來沒有去想過什麼興趣不興趣的，反正就是照著媽媽說的，不會唸就不要念了。」他說，對於這一點他是很宿命論的，「但宿命論有它的好處，可以節省很多猶疑、選擇、徘徊的時間，讓人可以用一個比較成熟的心態進入一個狀態，而且說實在的，其實學問哪有說哪一門比較高明、哪一門比較有前途的？」楊永斌深深相信，自己在學界多年的經歷可以應證，沒有哪一個領域的前途就一定比較好，「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是覺得念土木工程最好。」他肯定地說。

聊起大學生活，楊永斌提到，在他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，有一個現在所沒有的特色，那就是，工學院的學生經常跑去聽文學院的演講，並且非常景仰們著作等身的文學院教授。「現在變成是文學院女生跑到工學院來聽創業，這是很大的對比呀。你說高科技也好，創業也好，這確實是時代的走向，但在比較有內涵的文化、文明這個部分，還是由文學院來撐持的。可是整個時空變換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整個人文的力量大幅的沒落，這是很可惜的。」楊永斌感嘆地說。

此外，勤讀專業以外的書籍，也是楊永斌從小到大養成的嗜好。「小學割完給驃子吃的草之後，回家就在油燈下看三國演義、紅樓夢、水滸傳這些中國古典文學，唯一的嗜好就是看這些，該看的都被我們看光了。」他回憶地說。而即便是進入了大學，楊永斌也依然保有愛讀書的好習慣，司馬遷、曾國藩、胡適、朱自清、余光中、錢穆，楊永斌一個也沒漏掉，留學回國任教之後，他還記得圖書館的一位同仁曾經驚嘆地對他說：「楊老師，您大學時候看的書真是多，在很多借書卡上都有您的名字呀！」大學時代的楊永斌就是如此地求知若渴，什麼都想要吸收，而反觀現在的年輕孩子，閱讀經典名著的已經越來越少，「這也影響到他們的表達能力，不看書，很多前人的智慧和經歷，你就無法就獲得借鏡，現在大部分孩子都在網路上玩遊戲而不去讀書，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。」他更說，看書就是他的童年，雖然物質上非常貧瘠，但在知識上卻從來不覺得匱乏。

負笈美國康乃爾大學

自臺大土木系畢業後，楊永斌先是去當兵，並在軍旅生活的空閒時刻裡，認真地複習大學中所學的材料力學與結構理論，也因此通過了當時錄取率非常低的臺大土木系研究所入學考試，以及公務員高等考試，取得了結構技師證書。

在研究所時期中，楊永斌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，而出國留學則成為他最大的夢想。

為了能夠實現夢想，楊永斌以一貫的「要做，就要做到好」的態度，對每一堂課全力以赴，在此之餘，更開始積極勤練英語。終於，機會來敲門了，在茅聲燾教授的鼓勵下，楊永斌鼓起勇氣向受邀來臺大演講的 William McGuire 教授表達自己希望前往康乃爾大學深造的想法，當時英文不甚流暢的他，在茅聲燾教授的協助之下，好不容易才讓 McGuire 教授明白了他的意思，「如果這算是 McGuire 教授對我的第一次面試，那我想我是相當失敗的。」然而，出乎楊永斌的意料之外，不多久，他真的收到了來自康乃爾大學的信，通知錄取他進入博士班，並且提供他研究獎學金。

楊永斌來到康乃爾大學後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前往 McGuire 教授的辦公室，希望能在 McGuire 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。當時說起英文還是七零八落的他，深深感受到 McGuire 教授的耐心，而最後真的能成為 McGuire 教授的指導學生，更讓他驚喜不已。

在康乃爾大學，楊永斌以伊利諾大學—香檳分校當時一本剛發表的博士論文為基礎，完成了一個可用來求解對稱矩陣的單個或多個、不同或相同特徵值的通用電腦程式，「這個特徵值計算程式的用途非常廣泛，我在臺大的許多學生都使用我這個程式，來處理各種結構穩定性和動力特性問題中的特徵值。」楊永斌說。此外，他的博士論文則是在研究如何處理鋼斷面的翹曲問題，以及薄壁斷面空間框架的非線性行為，也因此，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期間，楊永斌打下了結構非線性力學理論和分析的深厚基礎。

而在獲得了博士學位後，楊永斌從來沒有考慮在留在美國工作，1984 年夏天，他帶著和妻子和兩個女兒舉家飛回了臺北。

資料來源：[要做，就做到最好—專訪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校長〔上〕](#) |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電子報